

伤寒论讲义

四



傷寒論講義卷七

漢張仲景原文

廣濟張有章講授

男書劬筆

辨少陰病脈證篇第七

總論

溯自歐學東漸。西醫相隨。偕來。推其立說。偏尚形質。以視中醫。專重理解。兩說扞格。實有難通。而於藏府功能。東西文。莫心。腎若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而西醫僅謂心為血液循環之器。知覺作用。則在腦髓。六節藏象論曰。腎者蟄藏之本。精之處也。而西醫僅謂腎為排泄尿管之器。精水產生。則在睾丸。彼此互異。竟乏會通。脈要精微論曰。頭者精明之府。此知覺係腦之證也。本神篇曰。兩精相搏。謂之神。此知覺本腎之證也。蓋腎藏志。心藏神。志乃記憶之義。神乃知覺之義。神明必藉精髓而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少陰篇

居知覺必託記憶而發。故曰心之知覺本於腎。然髓成於精。精屬於腦。故  
又曰心之知覺係於腦。內經知体用之互通也。故以頭為神明凝聚之區。  
心為神明發動之所。知形神之用別也。以脈精為心腎所主。屬於有形神志  
為心腎所舍。屬於無形。西醫執一不知二。妄不能了徹。此援據中土醫經互勘西醫  
而東西關於心藏脈舍神之爭。可泯矣。腎藏功能。經分為二。或為藏精  
之用。宣明五氣論曰。腎藏精是也。或為行水之用。水熱穴論曰。腎者至  
陰也。至陰者盛水也。是也。抑西醫以腎為排泄尿溺之器。固與內經行水  
一義相合。而藏精一義。內經實統指腎指上腺。睪丸作用。咸稱為腎也。  
藏刺節真邪篇曰。莖垂者身中之机。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以莖為排泄  
尿溺之途。故曰津液之道。垂為產生精水之所。故曰陰精之候。尿溺由氣  
化而出。精水乃生身之本。莖垂為司掌二者之要器。故曰身中之机。以

刺節真邪篇所謂垂者。即專從罽丸一器之外形言。他篇所謂腎者。即合併腎藏腎上腺罽丸三品之總名言。唯是或曰陰精之候。或曰藏精作用則同。由此可證罽丸即腎藏之屬。又可證腎藏有藏精之用也。若腎上腺之功有二。西醫哈氏曰。若髓質有病。肌動脈甚弱。腦力亦極弱。若割去此腺。則人死。所謂病則肌甚弱。即太陽篇真武湯證自顫動振振欲擗地是也。動脈甚弱。腦力亦極弱。即本篇少陰之為痲脈微細但欲寐是也。所謂割去腺則死者。即金匱真言論曰精者身之本也之謂也。西醫歐氏曰。皮膚之官能。則尚未盡悉。但其與生殖有關係。則可斷言。生殖之本。實為陰精。而腎上腺之官能。既與生殖有關係。用主藏精。斯為專長。由此可證腎上腺即腎藏之屬。更可證腎藏有藏精之用也。此援據中西醫互勘。而東西關於腎行水藏精之義能明矣。以上已言心腎各別之功能。復次當叙心腎聯繫。

之關係。本神篇曰。心藏脈。脈舍神。腎藏精。精舍志。故神不  
志不悲。陰陽相持。泣不獨來。此心腎知覺。睽母之據也。兩  
搏則謂之神。神不守精。則涕泣出。此心腎知覺。與形體  
也。哈氏曰。以腎上腺或口服或射入。或外敷。則能令隨意  
肌略縮。意肌大縮。使動脈縮。則血壓增大。敷於出血處。則  
血止。因小動脈縮。故也。腎上腺為藏精之屬。動脈為  
運血之用。腎上腺質能縮動脈。此心  
腎形體睽貫之據也。以上已言心腎睽貫之關係。復次當叙少陰與  
餘五經之互通。本輸篇曰。心合小腸。又曰。腎合膀胱。此少陰與太陽之  
互通也。水熱穴論曰。腎者胃之間也。此少陰與陽明之互通也。本輸篇  
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水熱穴論曰。腎者至陰也。至陰  
者盛水也。肺者大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

皆積水也。本藏篇曰：腎合三焦膀胱。五藏生成篇曰：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此少陰與少陽太陰之互通也。心包絡為心之外衛。肝藏與腎同屬排泄器之官。此少陰與厥陰之互通也。師傳篇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上古天真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心與腎藏互通。藏府參證內經極為昭著。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此言心腎俱病，休用乖悟，遂致脈微細但欲寐，乃少陰病之提綱也。脈為心所藏精為腎所藏，心腎俱病，精脈相失，血壓低降，則脈遲而細為微，血液虛少，則脈沉而微為細。哈氏曰：腎上腺有病，動脈甚弱，是也。脈本屬心，西醫謂動脈甚弱，係腎上腺病所致，何也？腎藏既病，脈不得精之助，故耳。此心腎俱病之脈象也。神為脈所舍，志為精所舍，心腎俱病，神志不交，神不

與志為依。則照燭略昧。志不與神以顯。則記憶潛伏。故但欲寐。哈氏曰。腎本腺  
病。腦經亦極弱。是也。然而欲寐。乃神略昧。原為心用不宣。西醫謂為腺  
腺病。腦經亦極弱。欲寐。病情兼及腎。何也。以心神者用也。腎老者。體也。體  
弱用自微。此不惟心腎相關之據。又為心腦互通之據矣。由此言之。本論所  
言脈微細。但欲寐。病之顯現。雖於心病之根源。實由腎。可知仲景舉本  
篇提綱。特就心腎相關之情況。示一最確標準。俾學者易於辨認耳。唯是  
本論六經提綱。言脈象者。僅有兩經。在太陽曰脈浮。以病偏於表陽故也。  
在本經曰脈微細。以病偏於裏陰故也。六經諸病。言神志者。兩經較多。在  
陽明曰譫語喜妄。循衣摸床。以病近於實熱也。在本經曰但欲寐。以病  
近於虛寒也。夫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六經咸能有之。究之藏府之構造  
地位作用三者。各有殊異。則參差之間。輕重之別。豈能盡同哉。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色白也。

此言病在少陰。心腎不交。證雖互見寒熱。本則實因虛寒也。心主於火。性喜上。火雖侵於胃。幸湯猶未即離。則欲吐不吐。火獨集於心。而陰不能相濟。則心煩。陰陽分馳。神無精助。則但欲寐。腎主水性喜下。火既上行。水必下降。病時稍久。至五六日。歸於陽間。則下利。水愈下趨。火愈上炎。逆於口咽。則渴。心腎不交。水火未濟。故曰屬少陰也。然而白虎湯之渴證。恆屬於熱。本條諸證。據其心煩言。似可直斷為熱矣。據其欲吐不吐。但欲寐。自利言。未可遽指為熱也。證既在疑似之際。診必求明確之據。先申言其為虛之故。曰虛故引水自救。蓋其在上引水自救之渴。由於在下水因下利之虛。再申言其寒之故。



曰。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蓋小便色白消渴者。為心腎不交之證。既非津液被灼。胃中乾燥之白虎湯證。又非胃府津亡。腎藏水竭之猪苓湯證。尤非脾不轉輸。膀胱氣不化水之五苓散證。明標少陰病形。悉具之語。隱以示區別之意耳。又申言其寒因於虛之故。曰。小便白者。以不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西醫謂腎官能性生理的蛋白尿云。尋常腎僅有水及鹽類。由血析出。苟有蛋白尿。其腎上皮。或腎血管球。上皮必變異。至其所以變異。則因血循環之度異。或食激戰性物。或暫時因發熱所致。蓋小便為腎藏職司所主。色白為下焦病象之徵。下焦者。即西醫所謂腸壁淋巴管也。腸壁淋巴管。吸收乳糜。輸入大靜脈。與血相雜。如此腸壁淋巴管既虛。吸收失常。汁液混血。循環變異。腸不下交。腎藏遂寒。不能制水。小便色白。若指其可掌。小便者。因為腎藏寒不能制水。若推



其小便色白。實係下焦虛。吸收失常。西醫僅知患蛋白尿。腎上皮與腎管球上皮必變異者。為病屬於腎。不知血循環變異與食激戟性物者。為病屬於下焦。豈探本之論哉。夫本條之證。始由心腎不交。火獨上炎。繼由自利而渴。水遂下趨。而不上潤。腸間津液因利下亡。則下焦虛。虛既生。寒火不下。瀉則腎藏寒。此等心腎俱病。寒熱互見。茲援補亡之例。治以烏梅丸。庶幾近之。

病人脈陰陽俱。腎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此言病在少陰。始僅累心腎。陰盛陽亡。故脈陰陽俱緊。汗出。繼遂侵腸胃。火上水下。故咽痛。嘔吐利也。病人脈陰陽俱緊者。陰寒內盛。故營脈收縮也。反汗出者。衛氣外亡。而津液隨泄也。陰盛於內。陽亡於外。故曰亡陽也。太陽病。桂枝湯證之汗出。乃營血虛弱。而衛氣外強。本條之汗出。乃營

脈收縮而衛氣外亡。此不同於太陽病矣。陽明病承氣湯證之汗出。乃陽熱  
內實而陰津外泄。本條之汗出。乃陰寒內盛而陰津外泄。此不同於陽明病  
矣。故曰此屬少陰。夫少陰為藏則心腎。少陰所主則脈精營。脈收縮而心脈病  
矣。津液隨泄而腎精病矣。始則僅累心腎。陰內盛而陽外亡。繼則遂侵腸胃。  
火上逆而水下趨。故曰當咽痛而復吐利。和上下者必於其中。投艱任巨  
者。其殆四逆湯乎。

少陰病。欬而下利。

脈經讖  
作譫

語者。

脈經者下  
有此字

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

少陰汗也。

此言病在少陰。心被火劫。神明散亂而譫語。火水上。水下則欬。與下利。汗泄  
溺少則小便難也。病在少陰。恆多虛寒。心劫於火。而邪乘於肺。則欬。火  
炎於上。而水歸於腸。則下利。心之脈既病。而心之神遂亂。則譫語。心之血

液既虛而腎之淺弱必少。則小便難推。其所以有效。下利謬語之證者。以  
被火氣劫也。知其所以因。被火氣劫之據者。以見小便難強。青少陰液也。  
心腎血液原非二物。若火劫心液為汗。泄於皮膚既多。則水歸於藏之  
溺。流於膀胱自少。故耳。證既火劫於心。而水竭於腎。治當戢其火逆。慈真  
陰液。太陽火逆諸方。審證可以擇用。

少陰病脉細沉數病為病源數病為在裏不可發脈經病源發汗。

少陰病脉微病源數下不可發脈經病源發汗亡脈經病源陽故也。陽已虛尺

脈脈經病源弱脈經病源者復不可下之病源無○本條病源所引文義較

此言病在少陰。僅據脈象。以示汗下之戒。言外隱與本篇前後諸條互

有闕聯。深冀學者讀書善悟。觸類旁通也。脈遲而細者謂之微。以血行紆

緩。氣病其血故也。脈沉而微者謂之細。以血液虛少。血累其氣故也。脈著筋



骨者謂之沉。以病主於裏。象乃深伏也。沉為輕手不得重手乃得之象。獨可謂主於裏。細為沉而微之象。亦可謂主於裏。但微為遲而細之象。何謂主裏耶。誠以遲為候臟之脈。細兼沉微以成。亦得謂之主裏。故曰少陰病脈細沉微。病在裏。遲為血行紆緩。細為血液虛少。微兼遲細而成。象主陰血之病。何謂亡陽耶。蓋血者陰也。氣者陽也。血液虛少者陰虛也。血行紆緩者陽虛也。陰必含有陽。血行必隨氣。微脈雖附見血虛之細。實主由氣虛之遲。舉重再輕。故曰少陰病脈微亡陽。故也。唯是關於兩條未盡之義。尚有數端。茲特續述。以資闡明。本篇提綱曰。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兩條既有少陰病之冠首。微細脈象已括在內。而一則曰少陰病脈細沉微。再則曰少陰病脈微。不嫌重複者。正為鄭重申明。此其一也。又兩條於或微沉細。或微脈象。既咸有不可發汗之示戒。而本篇一則曰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再則

曰少陰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湯。其他尚有脉不出無脉等辭以此例之可也。此示戒兩被出

方者。正為互文見意。此其二也。且兩條既明舉少陰病不可發汗之厲禁。而本

篇一則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脉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再則曰少

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謂之反發熱者。邪猶在表也。謂之無裏證者。邪未入裏也。病在表未入裏之

候發汗為宜矣。謂之微發汗者。不獨用麻黃之發散也。並兼用附子之温補

也。彼言微發汗。指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兩方之宜用。此言不

可發汗。指麻黃湯大小青龍湯等方之禁施。增損一字。意義迥別矣。此其三

也。陰陽脉俱微者。為陽氣已虛。尺中復弱。濇者。為陰血又竭。復不可下。以耗


其津液。此處示戒。並非間文。蓋遙對本篇下文用大承氣湯三條者。因證審

脈憑脉擇方也。



傷寒論卷之七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難治。下利必自愈。

此言少陰病。心腎之陽雖亡。而脾胃之陽猶存。乃欲解之徵也。病在少陰。心腎俱困。陰寒凝結。脈象見緊。至七八日。寒邪愈盛。侵及脾胃。必自下利。夫藏之血。腎藏之精。咸仰脾胃。賴以灌注。由心腎病及脾胃。為枝葉累及本根。證候至此。原屬險象。設脈象猝微者。少陰之本象已露也。手足反溫者。脾胃之陽氣猶存也。脈緊反去者。凝結之陰寒將退也。陽回寒退。故為欲解。煩熱為心陽外越。下利為腎寒內盛。少陰見此。本非佳兆。猶幸脾胃未撻。本固葉榮。縱令煩利。決其自愈。唯是本條少陰病下。即綴以脈緊。下文曰脈暴微。則知少陰病三字內。僅指但欲寐。不含脈微細也。又下文既曰手足反溫。則知脈緊下。含有手足冷厥。畧而不言也。又上條以微是病脈。本條以微是愈脈。



則知本條脈暴微者。乃隨手足温同見。足微心腎之陽雖亡。而脾胃之陽猶存也。

少陰病下利。水源無此五字

若利自病源脈經均無自字

止惡寒而踈卧。

脈經無卧字病源踈作拳手足温

者。可治。病源治下有也字。(字義)踈為卷之俗字。說文卷曲膝也。

此言少陰病心腎之陰寒俱盛。而脾胃之陽氣猶存。為可治之據也。病在少

陰。心腎俱困。腸間水趨。則下利。脾胃陽回。則利止。本藏篇曰。腎合三焦膀胱。

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心陽不宣。而腎主之。腠理毫毛虛疏。則惡寒痺。

論曰。腎痺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腎寒極盛。而心主之。血脈收縮。則卷卧。

心腎之陰寒俱盛。脾胃之陽氣猶存。手足温者。本根未撥。故為可治。

少陰病惡寒而踈。

病源踈作拳脈經時下有時字

自煩欲去。

病源去下衣被者可治。病源

治下有也字。





此言少陰病心腎之陰寒俱盛而心蔽之陽熱漸回亦可治之據也少陰病惡寒而卷心腎之陰寒俱盛時自煩欲去衣被心蔽之陽熱漸回微陽得復羣陰自罷故為可治。

少陰中風病源風下有其字脉陽微陰浮者病源無者字為欲愈。

此言少陰中風脉見陽微陰浮乃心腎互濟故為欲愈之兆也少陰中風之病易成心腎不交若其在陽之寸脉微乃心火能下潛也在陰之尺脉浮腎精能上奉也心腎互濟故為欲愈。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此言少陰病欲解之時刻也天有六氣人有六氣六經之邪欲出必隨旺而解少陰為二陰陰中兼有陽夜半而陰氣衰從子至寅上乃陽明主氣之時人得天時之助則正氣感而邪解矣。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